

松前重義

我的昭和史

〔日〕白井久也整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松前重義

我的昭和史

〔日〕白井久也整理

李宗惠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松前重義 わが昭和史

著者 松前重義 白井久也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社1987年3月版译出

松前重义：我的昭和史

〔日〕白井久也 整理 李宗惠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6.5插页：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158 000 册数：1-3 3 0

ISBN 7-300-00888-7

K·55 定价：2.70元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越过死亡线	(3)
勒令从军 (8) 总司令部的二等兵 (9) 生还祖国 (14) 开展反东条活动 (18) 加入大政翼赞会 (24) 站在技术者运动的前列 (29) 广岛原子弹爆炸 (34)	
第二章 青春岁月	(39)
肥后人的倔脾气 (39) 专心致志做学问 (44) 新婚时代的回顾 (48) 内村鉴三的启发 (52) 无负载电缆的开发 (56) 德国留学时代 (60)	
第三章 柔道一代	(66)
山下选手的培养 (66) 任国际柔道联合会会长 (71) 国际武道大学在胜浦的建立 (76) 显义兄的回忆 (80)	
第四章 发展教育	(85)
教育显灵 (85) 创办两所理科专门学校 (89) 创建旧制东海大学 (94) 东海大学的重建 (100) 不断跃进的东海大学 (103) FM许可问题控告政府 (109) 同正力松太郎的对立与和解 (114)	

第五章 政治和理念.....	(120)
任递信院总裁 (120) 革除公职 (123) 进入政界 (128) 第五福龙丸事件(133) 政治科学化(137) 未能实现的政权理想 (142)	
第六章 民间外交二十年.....	(148)
日本对外文化协会的成立(148) 飞往克里姆林宫的密使 (152) 日苏圆桌会议 (158) 大西伯利亚博览会 (163) 库页岛朝鲜人的悲剧(168) 为中苏两国兴建棒球场 (172) 寻求和平(176)	
后 记.....	(185)
松前重义年谱.....	(189)

序 言

朝日新闻社希望在报纸上连载“松前重义所经历的昭和史”，要求我接受采访。根据他们的提问，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现整理成书，由该社出版发行。我并非是历史学家，论述昭和史是难以做到的。这本书只是作为生于明治年代，在大正时期渡过了学生时代，并且生活于昭和动荡时期的这样一个人的人生记录。如能为人们所了解，我将深感荣幸。

对于我八十五年的生活态度，曾听到过种种评说。但是，我以为我是在风风雨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始终朝着自己所认定的使命和理想，艰难地度过了那一个个难忘的岁月。面对争取人类的和平与繁荣，这样一个伟大的理想，我个人的活动是非常渺小的。但是，总算是在不断地努力着而迎来了今天。这就是我的真实心情。

我在苦于思索“人生该如何度过”的青年时代，邂逅相遇了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先生，从而懂得了人生真正可贵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克服一切明哲保身的自私意识，通过确立人生观，树立世界观与历史观，来发现自己对人生与世界的使命，并付诸行动。后来，我就是为实践这一信条而坚持不懈地进行奋斗。可是，我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薄的，虽想对社会多做出一些贡献，但很难如愿。幸而还有与我具有同样理想和使命感的许

多同仁，由此形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

例如，我在发明长途通讯用的无负载电缆、发展教育事业、实现教育救国、掀起打倒坚持太平洋战争的东条内阁等活动。所有这些都是有同仁们的亲密合作才得以成功。过去，我在科学技术、教育、政治、国际交流等诸多领域里从事过活动。在此，我再次向这些领域中曾给予过我真诚友情的朋友们表示谢意。

国际形势如同“动荡的昭和”，现在以及将来都难以做出预测。特别是核武器出现以后，极大地模糊了以往的社会常理。当前，我们必须确立以和平为宗旨的世界观与历史观。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小小的人生记录，如能对诸位读者起到参考作用，那将不胜荣幸。同时，我也期望二十一世纪的青年能汲取不断努力追求世界和平的精神，使人生更加充满希望。如果能够实现，那将令人高兴不已。

朝日新闻社进行采访始于昭和六十一年（1986年）的初夏，编辑委员白井久也和外报部记者森信二郎冒着酷暑经常来到我这里。而白井的热情采访，不由得使我全神贯注，常常忘记了时光的流逝。我所叙述的内容都经过了他们找人印证和查阅了有关资料，做了认真的核实，也使我的意图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特别是对白井的忘我献身的工作精神，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松前重义 1987年1月

第一章 越过死亡线

勒 令 从 军

每年一到夏天，我就有一种新的感慨。距今四十一年前的八月十五日是日本奋战毫无意义，战争遭到了失败的日子。而今，我已年近八十五岁了，经历过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并且从日本的动荡时期生活过来。象我这样的人是难以完全忘记那种令人十分厌恶的战争年代的。战后，日本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已超过日本人口的半数。因此，我在回顾我个人的经历时，首先想从我对战争的体验，来向当今的年轻人加以介绍。

昭和十九年（1944年）七月十八日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天。那天，在东京丸之内的东京会馆里召开了电波技术委员会。我原是通信院工务局长（昭和十八年十一月递信省改组），为辅佐通信院总裁盐原时三郎委员长，任副委员长之职。会议进行到中途时，调查课长篠原登脸上带着一种严肃的神情走了进来，悄悄地递给我一份电报。接过电报一看，顿时，我都怀疑起自己的眼睛了。

这是一份从军令。要求我在二十二日赶到故乡熊本第六师工兵队第二十二部队入伍。落款人是熊本市长。我是作为陆军二等

兵应召的。通常是发一张用红纸印制的从军令书，而给我的却是一份电报。虽说后来又通过邮局给我寄来了一张临时从军令……。

总之，距离二十二日只有四天的时间了，而我面前还有一大堆公务在身，即使稍加整理，做一下交待工作，也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啊。而且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从东京到熊本需要整整两天的时间。可是，命令紧急，要求我按期入伍，我不由得心中暗想：“这会不会是搞错了呀。”

会议结束以后，我和盐原总裁一同驱车回到通信院。我对总裁说：“刚才，我收到了一份从军令书，我想申请免除……”盐原总裁只道了一句：“那可不好办啊。”就再也不言声了。我感到他说话有些不对劲儿，按通常情况，他是会表明：“通信方面的技术人员是应该免于从军的，不应该出现这类事情……”这一类的话，可是今天他却用了一种与己无关的冷冰冰的口气。

回到机关以后，担心事态发展的篠原通过陆军有关人员，从中进行周旋，以解除我的从军令。但是，盐原总裁以及通信院的干部则完全采取一种静观的态度，一声不吭。经过篠原的努力，不久得知勒令我从军一事的幕后人是东条英机首相。“东条这家伙终于拿出最后一张王牌了！”与其说使我愤怒，不如说令我失笑。

当时，日本的败局业已明朗化，连我这样四十二岁的且和我年龄相仿的中年人都要被网罗去从军。但由于我的身份是通信院工务局长，未经天皇批准是不得被命令从军的。当然，也不会有天皇的批准令。尽管如此，我之所以遭到了无天皇批准的入伍，很显然是东条首相对我从事打倒他的内阁活动所采取的一种报复行为，这是一种“勒令从军”。

东条内阁是七月十八日解散的，我入伍的二十二日那天组成了小矶国昭内阁，这就是一个证明。东条首相对我极为不满，他

在下台之前想方设法要勒令我从军，以解心头之恨。从这件事情上便可看得一清二楚了。东条首相通过暗中察寻有关打倒内阁的活动情况，而迫使中野正刚自杀。现在又想将我——东条内阁的倒阁活动家充军去当一名陆军二等兵，置我于死地，以期斩草除根。

【附记】 中野正刚：记者出身的政治家。对议会主义失去信心，于昭和十一年组织了东方会，并担任总裁，以推进全体主义运动。面见过希特勒、墨索里尼，对他们十分敬慕，并成为他们的追随者。昭和十八年一月一日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战争宰相论》，批判东条内阁。图谋倒阁失败而遭警视厅逮捕。释放后不久在家自杀身亡。

通信院工务局长是电信、电话、通讯技术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同时，也是东京防卫司令部通信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在我的部下中间，如有人接到从军令，只要持有我的证明，都会立即得到解除。但是，轮到我自己，尽管篠原等许多友好到处奔走，依然得不到解除。我只好前往熊本。

应征入伍时，通信院通常在习惯上要举行盛大的送行会。可是，却没有为我举行。盐原总裁他们也佯装不知。相比之下，我家乡武藏野附近的人们则非常热情。我妻子生病卧床时，多亏邻里们帮忙。而在我出发那天，又手持旗帜为我送行。他们的关心使我感到十分的欣慰。

【证言】 北海道东海大学校长松前纪男（松前重义先生的次男）：

我当时还是个中学生，不知道父亲入伍的详细因由。父亲莫名其妙的开朗，而母亲却难过得流出了眼泪。出发那天，我送行到羽田机场，是与哥哥达郎和父亲的挚友篠原登一起去的。其他还有谁，我记不清了。父亲向前来送行的人们寒暄之后，默默地登上客机，向熊本飞去。

在熊本，我入伍的二十二部队是工兵部队。一入伍先进行体检，然后，领取军装和肩章。总共不到一百人，但各有自己的级别。我是未入过伍的预备兵为二等兵。我穿上军装，戴上二等兵的肩章。我四十二岁，在士兵中数我年岁最大。队长前田少尉也不过四十三岁。其他未入过伍的预备兵大都是三十二、三岁。

兵营生活是每天从早到晚都进行操练。中学毕业之后，我还是第一次扛三八式步枪，背上行囊，两个肩膀上也勒出了印子。这种生活对于一个“老兵”来说，滋味是很不好受的。但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受过军训和参加过柔道训练。在二等兵中，虽然我比他们年龄大出十多岁。可是，我不仅身体好，而且操枪利索，居绝对优势。不知这是哪儿来的福份。

我入伍后不久，东条内阁被迫下台。因为我曾从事过反对东条内阁的活动，对瓦解东条内阁多少起了些作用，所以，听到这一消息，我感到格外愉快。然而，东条对人事已作了周密安排。陆军所有的要害部门，都是由东条嫡系军人所控制。对我的监视丝毫没有放松。以篠原为首的东京友人们，为了解除我的从军令，积极地进行着活动，但未能取得成功。他们劝我“到此为止吧。”不由得我也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八月四日，突然接到出发命令。在夏日炎炎的午后，部队首长陆军大佐多久向列队在军营院内的一营人作了训示：“帝国军人对上要绝对服从，必须尽其忠诚。所谓忠诚就是在前线要视死如归，视死如归是帝国军人应遵守的本份。”后来听说，我们的部队要开往菲律宾战场。当时，开往菲律宾的部队所乘坐的运输船，在中途大都被美国潜水艇击沉，几乎全军覆没。我想，这次我们部队也是在劫难逃了。内心里暗暗做了死的准备。

出征前，我给妻子写的那封信至今一直保存在身边。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我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马上就要出征了，请做好我死去的思想准备吧！

后事一切全托付给你了。家中之事情与梶井、篠原他们商量着办吧。现在不能做回来的打算，希望你不要有什么怨言。请尽量让孩子们上大学，因为我多少也留下了些财产。要让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了日本的将来努力培养他们吧！

请向在鹿儿岛的父母亲大人及他人问好。也请向上村、本田两家转达我的问候。

昭和十九年八月一日

信子

重义

八月十五日黎明前，我从福冈县若松港乘上运输船开往菲律宾前线。最初，我所坐的“淡路丸”号是一艘仓内严严实实地装满了鱼雷和炮弹等武器的军火船。只要遇到一个鱼雷，也就连魂都找不到了。本来，军火船是除了船长和船员之外，只准许少数几个掌握专业技术的海军技术将校官和其部下一起搭乘。可是，在出发前几天，据说陆军上级有命令，特嘱让我所在的前田部队乘坐该船。让我搭乘这种危险船，肯定是东条一派余党的计谋。他们想将我及全体人员作为美国潜水艇的诱饵。我一声没吭，但心里充满了对连队战友们的歉意之情。

这支船队是包括“淡路丸”号在内的十六只运输船组成。航行十日后，在台湾基隆港附近，遭到了美国潜水艇鱼雷的猛烈攻击。巨大的冲击波摇动着船身，从甲板上向四周看去，旁边的一艘运输船已燃起熊熊大火，船身从中一分为二，慢慢沉了下去。再向前看去，另一艘运输船也已全身炸开，瞬间就被击沉了。海面上漂浮着烧焦了的尸体和破碎衣物，真是名符其实的一片火海。

海面上还有一些将士和军医护士在拼命地呼救，他们满脸漆

黑，身上沾着柴油。但是，谁也顾不上他们了。护航的驱逐舰不断地投放水下炸弹，而浮在海面上的遇难者，被炸弹炸得腹部迸裂、四肢分离，一个个凄惨地死去。这景象如同地狱般可怕。现今想起来，还感到毛骨悚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之所以能九死一生而获救是因为在遭遇鱼雷的关键时刻，突然，一阵骤雨从天而落，“淡路丸”号顺势甩掉了美军潜水艇的追击，从而到达了基隆港。

“淡路丸”到达基隆港以后，同船的海军技术将校官们因看到战友们的船只被击沉而一个个惊恐万状。于是，准备弃船而改乘飞机。我再也不能沉默下去，将不明真相的战友们往死路上带。所以，一经允许在基隆港上岸，我就跑到台湾总督府递信部给东京通信院的篠原挂了一个电话，请向我有内线的海军省联系，让整个连队从军火船上转移到略为安全些的运输船上。为了提防宪兵偷听，我和篠原通话时，使用的是德语。

我们的要求获得了成功。从基隆港前往高雄港，我的连队换乘了从希腊捕鱼回来的“浦户丸”。后来，“淡路丸”不出三周，在要离开高雄港时，在港内遭到袭击而沉入海底。接替我上去的船员，死得实在可惜。从待命出发的“浦户丸”的甲板上，我偶然看到了这一情景，不由得对天上的神灵之恩，表示由衷的感谢。

十二月二日，“浦户丸”参加了新组成的十二只运输船队，驶出高雄港。它是一艘旧式的老朽船，船速很慢，结果倒拣了一条命。“浦户丸”行至美国潜水艇频繁出没的巴士海峡时，正遇上台风。船舵发生了故障，落在船队最后，但是，先行的运输船进入菲律宾吕宋岛附近时，就遭到了鱼雷袭击，几乎全部丧生。

“浦户丸”抵达马尼拉港，那已是十天之后的事了，当时已没有遭鱼雷袭击的任何担心了。最后，我们也告别了“浦户丸”。我确实是个命大的人啊。

我活着来到了马尼拉港，不由得想起了我在东京的家小。从军那天，病魔缠身、手扶着长子达郎的肩，含泪相送的信子，她那凄惨的面容又浮现于我的眼前……如果知道我安然无恙，他们该会多高兴啊。明天我将如何还不得而知呢。当时，我还不象今天这样深切地体会到人生的价值。

总司令部的二等兵

昭和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我的部队在马尼拉登陆。在一座小学校的院子里过了一夜。我盖着毛毯睡在运动场的一个角落里。蚊虫叮咬得很厉害，一直合不上眼。第二天，被允许住到学校的走廊上，可蚊虫依然很多，为了防止叮咬，就把毛毯蒙在头上，闷热得很。但不盖又会遭蚊虫的袭击。虽说这不同于潜水艇的袭击，不存在生命危险，但是，全身发痒，实在难以入睡。由于睡眠不足，总是头晕眼胀的。在这个小学校里还驻有其它部队，总共容纳了约二千士兵。但是，允许大家使用的水龙头却只有一个。白天特别炎热，满头大汗的士兵为了凉快凉快，都要用水。因为是轮流冲洗，二等兵往往是等上一天都很难轮上。连学生时代参加过柔道练习的我，都熬得筋疲力尽了。此时此刻，却出现了一个异想不到的救命之神。

那是进驻马尼拉的第四天，我们二等兵正忙碌地准备中饭。忽然，来了一个参谋喊到：“松前二等兵在吗？”他英姿飒爽地走来，战士们都惊讶地问道：“什么事？”同时都一齐向他行礼。我忙向前走上一步，行了个举手礼报告：“我是二等兵松前。”这个参谋立即走到我面前说：“我是户村中佐，你的情况，我十分了解。你今天就调到南方军总司令部。现在你跟我一起走吧。”

我吃了一惊，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来者虽然是个参谋，但也不能不向连长打声招呼就走啊。我问户村中佐自己被调往总司令部的理由。他说：“详细情况还是以后再谈吧。”只是简单地告诉我说这是经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元帅的同意，才把我调到总司令部的。同时让我作为军政顾问，对整个南方进行实地考察，希望我为建立与完善日军自给自足的体制，以及指导多种生产工厂和产业的开发，担负起特殊的任务。这对于我来说，真是太突然了。我让中佐稍等一下，一方面去向连长做一下汇报，另一方面也想听听战友们的意见。连长自不待言，战友们也齐声赞成：“应该去！应该去！”我不愿离开同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于是想谢绝户村中佐的好意。但是，连长和战友们都异口同声地劝我：“不要考虑我们了，你快去吧……”于是，我答应了中佐的要求，急匆匆整理了行装，乘上户村中佐的汽车，向总司令部驶去。

户村中佐在路上对我说，他在陆军参谋本部任职时，有位兼任教官，原来是陆军大学的学生，日前出差来到了马尼拉。在一次宴会上，那个学生说：“我现在是陆军省兵务局人员，松前重义先生因为要颠覆政府，被东条首相勒令从军，我是那个任务的执行人。”中佐听了以后，立即厉声斥责道：“你都干了些什么？！松前先生是当今世界上难得的人材，是对国家有用之人。今后，电波技术决定着战争发展。让日本的一名权威，一名具有世界水平的技术人员去做二等兵，象什么话？！我要马上给兵务局那须义雄局长打电报，要求解除对松前先生的从军令。你回到内地之后，也要为此事去奔走。”这样一来，好好的一个宴会到头来变得非常令人扫兴。中佐马上结束了和那个学生的会面，并且以个人的名义向兵务局长拍了个电报，要求解除对我的从军令。可是，对方没有作出任何答复。因此，中佐以非常手段，经寺内元帅批准之后，将我调至总司令部，让我作为一名军政顾问，承担

特殊任务。当中佐知道我所在的部队已到达马尼拉的消息时，他就立即驱车前来迎接我。

【证言】 户村盛雄（东京温泉咨询）：

东条首相将松前先生作为二等兵从军，这是大权（天皇权限）的滥用，使陆军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我的力量是极为微薄的。但是，作为一名陆军军人，希望多少能给予弥补。为此，我向陆军省发了三次电报，要求解除对松前先生的从军令。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相反，一位在陆军省工作的同学提醒我：“你拼命为松前二等兵解除从军令而奔走，那可太危险了！省内有的领导人提出要处分你，你可要当心啊！”我因为没干过任何坏事，决意不怕被摘掉“乌纱帽”继续进行活动。但终未获得成功。于是，我决定不理睬陆军省，而来一个独断专行，将松前先生调至总司令部，按照少将官衔待遇，并建议让其身着便服。我去寺内元帅那里，征求他的意见，他完全赞同，并且说道：“噢，户村参谋，你干得不错，继续努力！东条如果一味蛮不讲理，我来签字盖章。”闻听此言，我好象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对元帅给予的关照，感到非常愉快。

户村中佐的宿舍是饭店里的一个房间。我的起居和中佐都在一起，中佐让我洗了澡，换了衣服，并发给我一套便服，那松软的床和小学校院里的地面截然不同，睡上去相当舒服。可是，头一晚，我却久久不能入眠，一个二等兵过上如此奢侈的生活，我心里总有一种对不起战友们的心情。

第二天，我被户村中佐带着去会见第四空军作战主任松前未曾雄大佐。他是我的表弟，在菲律宾战场能见到自己的亲属，简直如梦幻一般，使我非常吃惊。未曾雄一见到我，只喊了一声：“重义兄！”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据说，在我去之前，他还趾高气扬地说：“过去我在表哥面前总抬不起头来，这次他是二等兵，我是大佐，非得让他给我敬个礼不可！”可是，一见面，他却高兴得完全没有那种念头了，而我也只是叫了一声：“未曾雄

弟！”就同样地说不出话来了。我们俩紧紧地握着手，为这次相会而庆贺。

当时，第四空军司令官是东条的心腹。在这之前，是一名陆军次官。他就是勒令我从军的富永恭次中将，在通常情况下，我想和未曾雄见面，他是决不会轻易答应的。可是，户村中佐是总司令部的参谋，而第四空军又是受总司令部的指挥，富永中将对我感到无奈，而寺内元帅又默认我来总司令部工作，这肯定使他非常不快……。总之，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

尽管如此，一个二等兵生活在参谋宿舍并不是那么自由自在的。首先，那里全是金光闪闪的佐官，宿舍的事务长都是准尉，执勤兵是中士，二等兵就我一个人。尽管身着便服，可在精神上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压力。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我发烧病倒了。经军医诊断，我患的是“登革热”。每天发烧不退，周身无力。当时，有一个身着白衣的瘦削男子来看望我，他直率地说：“听说你是被东条勒令从军的，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人是稻田正雄少将。他在担任新加坡南方总司令部副参谋时，由于在划定马来西亚和泰国之间的国界时，反对东条把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割让给泰国的方案，而遭到调遣，当了个新几内亚空军的师长，所谓航空师不过是个虚名，飞机只有一架，而且很快就要淘汰。士兵们都被驱赶到束手待毙的境地。稻田少将为了不让战士们白白地死在那里，毅然地从森林中开出了一条血路。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来到了海岸边。然后，乘坐帆船逃到了马尼拉。其间，有三分之二的士兵死于虐疾。他本人也患上了虐疾，正在吃药治疗。据说，东条对他的退却感到很恼火，给稻田少将以停职处分。

我听了以后大为惊讶。东条为了制裁反对自己的稻田少将，不仅仅是把他派到新几内亚前线去送死，见他活着归来也不放过，还令其闭门思过。东条这种置人于死地的做法实在是太可惜